

WORLD FAMOUS FICTIONS

甘 地 特
CANDIDE

DE VOLTAIRE 著
伍 光 建 選 譯

英漢對照名家小說選第二集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甘 地 特
CANDIDE

伏尔泰著

王 德 信 译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商务印书馆出版

甘 地 特

C A N D I D E

作者傳略

福耳特耳是一六九四年至一七七八年間人。他上幾代居多是中等生意人家。他十歲入大路易學校。其後他奉父命讀律，其實他偏好文學。一七一六年，他作文譏刺攝政，被逐。赦後，他撰兩篇更激烈的譏刺文章，一七一七年，他被拘入巴斯狄 (Bastile) 大監，明年出獄。當時貴族橫行，騎士羅罕 (Rohan) 因口角銜福耳特耳；一日在一位公爵席上，拖他出來，親自監視其所雇的惡棍在大街上常衆杖他足蹠。三個月後，福耳特耳約羅罕決鬪，羅罕願如約，及期，福耳特耳被拘，又幽禁於巴斯狄大監。二星期後他往英國，結交其文人；一七二九年回國。一七三三年他住在西利 (Cirey) 地方查特禮 (Châtelet) 侯爵夫人的堡裏，從此得更專心於文學。一七五一年，他應普魯斯王大腓特烈函聘，赴柏林。大王好詩，左右常多詩人，大王卻好侮辱人，好取笑人，詩人皆能甘受，惟福耳特耳不能。他此來專爲潤飾大王的詩，後來他對人說，不願再『洗髒衣服』，大王亦厭他不遜，曾對人說『吮乾了橘子就摔橘子皮』。他與大王的大臣作文互相詬詈，大王監禁他，不久兩人又言歸於好。一七五三年，福耳特耳力求歸國，大王允准，他行至佛蘭福特 (Frankfort)，與其姪女被拘，受嚴密監禁。他被釋後，住在日內瓦 (Geneva)。那時候法國鬧教禍，他見義勇爲，多所救護。官吏誣一個耶穌教徒卡拉斯 (Calas) 殺子以阻其奉天主教，車裂以殉；其親族逃依福耳特耳，纔得免受酷刑。耶穌教徒西爾文 (Sirwen) 亦被人誣告殺

女，亦依福耳特耳得免。拉巴爾(LaBarre)被誣侮聖與毀壞十字架，監督示意，要先割其舌，斷其右臂，隨後架火活活燒死；一七六六年，巴黎法院治以死罪。福耳特耳費好幾年工夫，爲此數人伸冤，要恢復他們的名譽；他用敘事文，剖辨文，長文，短文，動人的文章，論理的文章，驚動全世界，大臣，貴婦，律師，文人，都不能不爲所動。有一個法官恐負永遠洗刷不清的惡名，說許多話恐赫他。他引用中國歷史答稱：昔日中國有一個暴君對史官說，我不許你再記我的事。史官執筆疾書。暴君問，你寫什麼，史官答稱，我記陛下剛纔所發的禁令。福耳特耳由是義聲震天下。他的著作極多，有五六十種劇本，雖以談諧勝，頗有極能感人的慘劇。其中有一種名「中國孤兒」，演中國元曲的「趙氏孤兒」事，以一七五五年初次在巴黎公演。他撰有長短詩歌；他撰有物理學，哲學，百科全書裏頭有他的好幾篇撰述；他有歷史著作 他有許多書牘；他的散文著作，以今所選譯的甘地特(Candide)爲最出名。他在這部書裏頭，攻擊哲學的及宗教的樂觀主義，用極顯明文字，很莊嚴的說譏刺話。法蘭西(Anatole France)說，福耳特耳作譏刺文章，一面寫一面大笑。立特爾(Philip Littell)說，近年發生許多「主義」，日新月異，甘地特或者能夠激發後起之秀（惟有他們能被激發）執筆試作第十八世紀輕鬆文章，討論這許多新主義。其實福耳特耳的文學藝術包孕既多，且臻完善，既無勝過他的人，亦無敵手。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寒露日伍光建記。

甘地特

第一回

甘地特是怎樣在一所華麗堡砦裏生長的，
他又怎樣被逐出堡的。

有一個少年住在維菲利阿（Westphalia）一所堡砦裏，這所堡砦是屯特丁特朗（Thunder-ten-Tronckh）男爵的，天賦這個少年最柔和的態度。他的面貌就是他的靈魂的一幅真實圖畫。他適合準確的判斷於老實的精神，我曉得這就是人家所以稱他做甘地特（Candide 解作誠實坦白，無詐無隱。譯者註）的理由。這個人家的老僕們疑心他是男爵的姊妹的兒子，他的父親是隣近一個良善的，誠實的鄉紳，那位小姐始終不肯嫁他，因為他只能證實七十一代的祖先，其餘的世系因為年久日深，數不出來了。

男爵是維菲利阿的一個最有勢力的貴族，因為他的堡砦不獨有一個閘門，還有幾個窗子。連他的大堂屋也掛有繡幃。全數他的守田舍的狗，臨時都可以當獵狗用；他的馬夫就是他的獵人；鄉村的小牧師就是他的重大的施賑人。他們都稱他爵爺，聽他說故事，都要大笑。

伯爵的夫人約重三百五十磅，所以是一個重大人物；每逢請客，她當女主人，當得很有威嚴，令人更起敬。她的女兒名古尼剛狄 (Cunegonde)，十七歲，鮮明，好看，肥胖，可欲。男爵的兒子好像無一不與他的父親相配。教書先生爲彭格羅 (Pangloss)，他是這家人家的軍師(原本作神巫。譯者註)，小甘地特既是個小孩子又是個老實人，很相信他，聽他講書。

彭格羅是玄學，神學，宇宙學(Nigology)教授。他證明凡果必有因，證明這個世界是全數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證明伯爵的堡砦是最華麗的堡砦，又證明他的夫人是全數可能的伯爵夫人們中最好的，他證得令人稱讚不置。

他說道，『事物既是這樣，就不能不是這樣，這是可以證明的；因爲創造全數事物既有目的，所以全數事物必定是爲最好的目的才創造的。你們留心看呀，天生鼻子原爲的是架眼鏡，——所以我們就有眼鏡。我們的腿顯然是爲襪子而設的——我們就有襪子。石頭原爲的是被人打碎，與築堡砦用的——所以我們的爵爺，就有一所華麗堡砦；因爲本省的最大男爵應該有最好的地方住。天生許多豬原是供人吃的——所以我們終年吃豬肉。人們斷言全是好的，他們就是說了一句傻話，他們應該說，全是爲最好而設的。』

甘地特很留心聽先生講，沒知沒覺的胡信先生的話；因爲他以爲古尼剛狄長得極美，他卻始終不敢把他的意思告訴她。他推得結論，說第一樂無過於做屯特丁特朗男

爵的兒子，第二樂莫如做甘尼剛狄小姐，第三樂無過於天天得見這位小姐，第四樂無過於聽彭格羅先生講話，他是全省的最偉大哲學家，所以就是全世界的最偉大哲學家。

有一天古尼剛狄小姐正在堡砦附近的小樹林（人家稱為大花園）裏散步，在小叢樹間看見彭格羅博士教她母親的伺候臥室的女僕，同她實演自然哲學（說得蘊藉。譯者註），她是一個黑黃臉的小女孩，面貌很好看，又是很聽話的。因為古尼剛狄小姐很喜歡科學，她就屏息觀察她所眼見的屢次實演，她很明白的曉得博士的理由的力量，效果，與原因；她心頭撲撲的跳，轉回去，很深念，很想做個有學問人；她在那裏作夢她很可以做少年甘地特的充足理由（這是從前的一個哲學名詞 Sufficient reason），他就是她的充足理由。

她走到堡砦，剛好遇見甘地特，她就臉紅；甘地特也臉紅；她用吞吞吐吐的腔調同甘地特問早安，甘地特對她說話，不曉得他自己說些什麼。翌日大餐後，他們離開飯桌，古尼剛狄同甘地特走到屏風後；古尼剛狄隨她的手帕落在地上，甘地特拾起來，她無意抓他的手，這個少年也無意的吻小姐的手，吻得特別的有精神，有感情，又吻得好看；他們唇與唇遇，他們的眼放光，他們的膝顫動，他們

的手亂摸。男爵屯特丁特朗剛好在屏風旁邊走過，看見這樣的因果，狠狠的踢了幾腳甘地特的屁股，驅逐他出堡；古尼剛狄暈倒了；等她醒過來，伯爵夫人打她幾個耳光；在全數可能的堡砦中的最華麗與最怡人的堡砦裏頭，無不人人震驚。

第 二 回

甘地特在布夏利亞人裏頭怎麼樣啦。

（甘地特既被逐，走了許多路，遇着大雪，冷壞了，餓壞了，倦壞了，歇在一個小店門口，有兩個穿藍衣的人看見。譯者註：有一個說道，『夥記，這裏有一個身體結實少年，身高正合式』。

他們走上前，很客氣的請他吃飯。

甘地特用最能令人歡喜的謙遜態度答道，『兩位先生，你們待我太客氣啦，我卻什麼都沒有，不能會我那一份的帳』。

一個穿藍的對他說道，『先生，如你這樣面貌，如你這樣身材的人，絕不必還帳的；你不是五尺五寸高麼？』

他低低的點頭，答道，『先生，是的，這是我的身高』。

『先生，來呀，請你坐下；我們不獨肯會你的帳，我們更絕不肯讓你這樣的一個人缺錢使用，人生在世，原是要彼此相幫的』。

甘地特說道，『你說得不錯，這原是彭格羅先生常時教我的，我看得很清楚，凡事都是為最好而設的』。

他們請他收受不多幾個銀幣。他收了，要給他們一張借據；他們不肯要；他們在桌邊坐下。

『你戀愛得很深麼？』

他答道，『是呀，我深愛古尼剛狄小姐』。

一個說道，『不是的，我們問你，是不是深愛布夏利阿人的王？』

他說道，『我殊不愛他，因為我一向未見過他』。

『什麼呀！全數國王中，以他為最好，我們必得舉觴祝他的健康』。

『哦，兩位先生，我很願意』，他就喝一鍾。

他們告訴他道，『這就够啦。現在你是布夏利阿人的幫手，是他們的柱石，是他們的護衛，是他們的英雄啦。你的富貴是造成啦，你的榮耀可以保有啦』。

他們立刻同他上了桎梏，拖他到營裏。他們叫他向右轉，向左轉，拔出撞火藥的桿，送進撞火藥的桿，舉槍，放槍，向前走，拿棍打他三十下。第二天他操得不如昨天那樣壞，他只捱了二十棍。第三天他們只給他十棍，他的同袍們當他是一個奇人。

甘地特全糊塗了，不能十分明白他怎樣就是一個英雄。到了春季很好的一天，他決計走去散步，一直向前走，他相信人類與獸類都有特別利益，無論什麼時候喜歡，都

可以用脚走。他已經前走六七哩，被四個都是六尺高的英雄所趕上，他們把他綑起來，送他入監牢。有人問他最喜歡什麼，還是喜歡遊營捱打三十六次，抑或喜歡一次過收受十二個鉛彈在他的腦海裏。他說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他既不願捱打，又不願飲彈，說過也不中用。他們逼他挑選一樣；他爲上帝所賦的世人稱爲自由起見，決計遊營捱三十六次打。他曾受鞭兩次。這一營有兩千人，共成四千鞭，從頸子至屁股，打脫了皮，全數他的肌肉與腦筋都露出來了。他們正在要打他第三次，甘地特不能再受啦，他向他們求情，不如開鎗打死他。他們准他的所求；用布裹他的兩眼，叫他跪下。剛好布夏利阿王走過，問他所犯的罪狀。國王有大才，他從衆人口裏曉得甘地特是一個少年玄學家，全不曉得人情世故，他就大發慈悲赦了甘地特的罪，這樣一來全數的記載與全數後世無不恭維他。

一個有本領的外科醫師，三個星期醫好甘地特，他是用狄奧利狄(Dioscorides)所傳授的止痛藥治好的。他已經長出一點皮啦，等到布夏利阿王同阿巴利斯人(Abares在丹瑙河畔的靺鞨種。譯者註)的王打仗的時候 他能夠走啦。

第 三 回

甘地特怎樣從布夏利阿軍隊中逃走，

後來他遇見些什麼事。

世界上無論什麼東西都比不上兩軍那樣英勇，那樣打扮得漂亮，那樣鮮明，心地那樣好。喇叭，橫笛，木笛，大鼓，大礮，湊成的音樂，地獄從來未曾聽過。首先是大礮打倒兩邊各六千人；火鎗從這個最好的世界掃除了九千或一萬騷擾地面的惡棍。此外還殺死幾千人，刺刀就是充足理由。全數約共三萬人。甘地特如同一個哲學家一般，只在那裏發抖，當兩軍英氣奮發亂殺亂屠的時候，他盡他的能力躲起來。

當兩邊的國王各在自己的軍幕叫人唱頌聖歌慶賀得勝的時候，甘地特到底決計走去別的地論因果道理。他在好幾堆的死屍與傷兵身上走過，先走到附近一個村子；這個村已經燒成灰燼啦，原是一個阿巴利斯人的村子，布夏利阿人照着戰的法律放火燒的。年老的人們滿身是傷，看着他們的妻室緊抱她們的兒女在她們的流血懷裏，當着他們的面，被人屠殺（這是多麼活現簡括雄健句子，讀了令人下淚。譯者註）；他們的女兒們被布夏利阿的英雄們

縱慾滿意之後，復被他們破開肚子，正在那裏呼吸最後的一口氣；同時還有別的被害的人們，在火裏已經被燒到半死，哀求軍人們趕快殺他們。地上堆滿人腦，人手，人腳。

甘地特趕快飛跑到另一村子；這是布夏利阿人的；阿刺伯的英雄們用同樣方法對待。甘地特常在抖動的手腳上走過，或在焚餘的遺蹟上走過，後來走到戰地以外，他的行囊裝了多少食物，心裏總想着古尼剛狄小姐。他到了荷蘭就沒得食糧啦；但是他聽說荷蘭人個個都是有錢的，況且他們都是基督教徒，他深信不疑他們會待他如同當日他因為愛上古尼剛狄小姐的有光的眼被逐以前，在男爵堡裏所得的待遇一般。

他問幾個神色嚴肅的人施捨幾個錢，他們答稱，他若接連做這種買賣（指在街上求乞。譯者註），他們會把他關在遷善所，他在那裏可以學謀生的手藝。

他所求的第二個人，剛才在那裏對一大堆人演慈善問題，演說了一點鐘。演說人一聽見他求乞，斜視他，說道：

『你在這裏做什麼？你是贊成一種好主張的麼？』

甘地特很謙抑的答道，『凡事不能有果而無因（這裏的Cause解作因。譯者註），全局必然是連貫好的，布置好的，以使至於至善。我必得被逐使我不能再與古尼剛狄小姐

見面，後來必然要遊營捱打，現在必然要我乞食，等到後來學會手藝自行謀生；全數這些事，都是不得不然的』。

演說家對他說道，『我的朋友，你相信教王是基督之敵麼？』

甘地特答道，『我不曾聽說過，他是也罷，不是也罷，我都不管，我要麪包』。

那個人說道，『你不配吃，流氓，你走吧；光棍，你走吧；你不許再走近我身邊』。

演說人的妻室，伸頭出窗外，看見一個人不信教王是基督之敵，就把滿滿一桶……倒在他身上。哎，天呀；信教過火，使婦女們趨於什麼極端呀。

有一個人始終未曾受過洗，是一個良善的不受洗的教徒，名詹木斯，看見他的一個同胞受這樣殘忍與不名譽的待遇，這個同胞原是一個無羽毛有明理的靈魂，又有兩腳的人，他就帶他回家，沐浴他，給他麪包吃，給他麥酒喝，送他兩圓銀幣，還想教他荷蘭人所製的波斯品物。甘地特幾乎跪倒在他面前，說道：

『彭格羅先生說得好，他說在這個世界裏頭無一事物不是為至好而後有的，我被你的極端慷慨所感動，無限的多過於被那個穿黑衣的男人與他的妻室的不以人道相待所動』。

翌日他散步，遇見一個乞丐，滿身是疤，兩眼有病，鼻尖腐了，嘴是歪的，牙是黑的，喉嚨是堵住的，被狂咳所苦，每咳一聲，吐出了一隻牙。

第 四 回

甘地特怎樣找着他的從前先生彭格羅，

他們兩人遇着什麼事。

甘地特被憐憫心所動，多過被恐怖所動，他就把那個誠實不受洗的詹木斯所給他的兩圓銀幣，給了這個令人見了恐怖的乞丐。這個醜鬼很認真的看看他，滴了幾滴眼淚，就摟住他的頸頸子。甘地特討厭他，往後退縮。

這個苦人對那個苦人說道，『哎呀！你不復認得你的寶貴彭格羅麼？』

『我聽說什麼呀？你是我的寶貴先生麼？你處這樣可怕境地呀！你遇着什麼禍害呀？你為什麼不住在最華麗的堡砦呀？天的傑作，女中之珠，古尼剛狄小姐，她怎麼樣啦？』

彭格羅說道，『我衰弱到站不起來啦』。

甘地特於是抱他到不受洗的人的馬棧，給他一塊麪包皮吃。彭格羅吃了，精神有點復原：

甘地特就說道，『好呀！古尼剛狄怎麼樣啦？』

那個答道，『她死了』。

甘地特一聽這句話就暈倒；他的朋友碰巧在馬棧裏找着一點壞醋，救他復甦。甘地特又睜開眼。

『古尼剛狄死了！呀，我們這裏是頂好的世界呀，你往那裏去了？她是犯什麼病死的呀！莫不是她看見她父親把我一脚踢出他的華麗堡砦外，她憂傷死的麼？』

彭格羅說道，『不是的，她被許多布夏利阿兵輪姦之後，被他們割開肚子死的；男爵要保護她，他們打破他的頭；伯爵夫人被斬爲幾塊；可憐我的學生的遭遇，同他的姊姊一樣；至於那座堡砦，被他們毀得毀搶得搶，連一塊石頭，一所糧倉，一隻羊，一隻鴨，一棵樹也不留；但是我們得了報復，因爲阿巴利斯人也一樣的毀了一個布夏利阿貴族在那裏附近的一所男爵堡砦』。

甘地特聽了這番話又暈倒了；但是不久就醒過來，他說完他所該說的話之後，就盤問其所以折磨彭格羅到現在這樣可憐境地的因果與『充足理由』。

那個說道，『哎呀，原因就是戀愛；愛情原是安慰人類的，保存宇宙的；愛情，溫柔愛情，原是有感覺之倫的靈魂』。

甘地特說道，『哎呀！我曉得這樣愛情，愛情是人心的君主，是我的靈魂的靈魂；但是我爲愛情，不過花了一吻，屁股受了二十踢。這樣美的原因，爲什麼使你發生這樣可憎的結果』！

彭格羅用下列的一番說話答道：『哎，我的寶貴甘地特，你記得巴開特 (Paquette)，她是伺候我們的高貴男爵夫人的美秀小婢；我在她的摟抱中嘗天堂的快樂，我從此就得了地獄的痛苦，你是看見的，這樣的病痛蝕我；她染了這種病，現在也許病死了。巴開特的病，是得自一個有學問灰衣和尚的；這個和尚曾追溯這種症的來源；他得自

一個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自一個馬隊營官，營官得自一個侯爵夫人，夫人得自一個男侍從，男侍從得自一個耶穌軍的會友，會友當徒弟的時候直接得自柯侖布的一個同胞。我卻不傳給別人，我快要死啦』。

甘地特喊道，『呀，彭格羅！這是多麼奇怪的（楊梅瘡病）世系呀！最初不是從魔鬼得來的麼？』

這個偉大人物答道，『不是的，這是不能免的事，是最好的世界內的一種必要的原料；因為假使柯侖布不在美洲的一個島上染了這種病（這種病弄污了生命的來源，往往阻礙生育，顯然反對自然的大目的），我們既不會得着 chocolate 亦得不着胭脂蟲。我們還要觀察這種疾病在我們的大陸上如同宗教爭辯（拿楊梅瘡比宗教爭辯，惡極。譯者註），是限於特別地點的。土耳其人，印度人，波斯人，中國人，暹羅人，日本人都不曉得這種病；但是我們有充足理由相信再過幾百年就輪到他們曉得這種病啦。（據說是由義大利傳荷蘭，由荷蘭傳印度，由印度傳中國，等不到幾百年。譯者註）。當下這種病在我們國裏進步得很快，尤其是在大軍隊裏頭，都是老實的，受過好教練的募兵成軍的，國家命運在他們手裏；因為我們可以拿穩的說，一支三萬人的軍隊與其他人數相同的軍隊打仗，每方大約總有二萬人是犯了這種病的』。

甘地特說道，『這是很奇怪的，但是你必得把病治好了』。

彭格羅說，『哎呀！我怎樣能夠辦得到呀？我的朋友，